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二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之一

希夷陳先生

穆脩種放李之才魏野林逋附

先生名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中隱居武當山後徙華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京師賜號白雲先生太宗朝再召賜號希夷先生端拱二年卒

陳搏長興末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練氣二十餘年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

八一

八

月

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搏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令長吏歲時存問太宗即位再召之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與語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練養之事皆所不知無可傳授然正使白日

升天何益於治 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
之表洞達今古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
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脩
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 上覽之甚

喜未幾放還山

談苑

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
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
聞一朝革命輦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
荅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 太祖登極
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十一

八二

周通

太祖方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
之有自矣遯跡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
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華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劔戟扶危主悶見
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
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邵伯溫易學辨惑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太平興國初再召赴闕
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
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揔把三峯乞與
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賜

坐 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

今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

禮特異久之辭歸通水燕談○又辨惑云召至

建隆觀高戶熟寐月餘方起詔以野服見 上方欲

征河東搏諫止之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太宗問搏曰昔在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

對曰堯舜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

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

上善之辨惑

陳搏被詔至闕下問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

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倦遊雜錄○又辨惑

云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

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辨惑

端拱初搏忽命弟子於張超谷鑿石為室二

年七月室成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

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

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

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
挺之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以象學
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昌此一
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爲學神仙術善人
倫風鑒而已非知圖南者也

辨惑

穆脩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而
傳其學脩少豪放性褊少合多游京洛間
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壁間真廟見之
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脩

十一

四

周通

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
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
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
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
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
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
長有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
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
固勝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
爲摺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

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叅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辨惑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群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倦意登科任孟州司戶挺之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挺之自若也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于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異時送太守至於是且情文貴稱范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責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

之泐檄徃省之忠獻始稱嘆遂受知焉又嘗為衛州共城令時先君康節居祖母喪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衣蔬食三年躬爨以養先祖挺之聞先君好學苦志自造其廬問先君曰子何所學先君曰為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

君傳其學挺之後終殿中丞簽書澤州判官廳公事澤人劉羲叟晚出其門受曆法亦為名士易學則唯先君得之也辨惑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徃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為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

異日自知之後 真宗朝召為司諫 帝
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
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
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先是希夷為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
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
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
姪世衡至今為將帥有聲希夷解化明逸
立碑叙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

聞見錄

希夷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
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
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
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
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艷鎬間門人戚屬
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王嗣宗
守京兆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

記聞云种

放以處士召見拜諫官

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

後謂歸終南山侍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

通判以下群拜謁放小倪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
平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鼻
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
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

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
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

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

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擿言放
陰事數條上雖兩不祥符八年一旦山齋晚

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

之酒數行而逝亦奇男子也王壺清話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眾性

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

勝殊為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

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嘆賞之

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

之故野有詩云幽居帝畫看灑水燕談

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居於東郊架草堂

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

前後郡守皆所禮遇上祀汾陰召之辭

疾不至野以詩贄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

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

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

物為荅素編先公遺札有公自寫此詩數

本王文正公遺事仁宗政要云旦得詩感悟以疾

屢辭政柄遂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又曰魏野謂

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

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

云○又温公集云野子閑亦
不仕皇祐中賜號清逸處士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 真宗聞

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
工筆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
斲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
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
尤爲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

者

歸田錄○又筆談云林逋隱孤山畜兩鶴縱之則
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

六一之一

八九

周道

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
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舡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
也○又青箱雜記云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
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
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十之二

安定胡先生

先生名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累舉不第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文正薦先生白衣對崇政殿授祕書省校書郎范公使陝西辟丹州推官改湖州州學教授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復召議樂授光祿寺丞兼國子監直講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

復致仕歸老於家而卒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

讀

曾孫滌所記

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

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歐陽公撰墓表

先生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視諸生如其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

有功程氏遺書

十一之二

二

余圃

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艱艱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剗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爲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

諱忌爲避

蔡端明撰墓誌○又曾孫滌記云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

色侍講徐曰臨文
不諱 上意遂解

安定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
學者數百人彝爲高第凡綱紀於學者彝
之力爲多熙寧二年召對 上問從學何
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 上
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
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
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
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
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
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
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
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
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
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
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
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曰其門人今
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
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 陛

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
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
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
不足者也 上悅 李薦書

先生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
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
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
也 墓表

侍講當召對例須先就閤門習儀侍講曰吾
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閤

八十一

八四

余圃

門奏 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固辭 上
亦不之強卒許之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
儀及登對乃大稱旨 上謂左右曰胡瑗

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曾孫滌所記

安定先生皇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
主太學生餘千人先生日講易予列諸生
執經座下先生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
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
言及中令趙公相 藝祖日 上令擇一
任諫爭臣中令具名以聞 上却之弗用

異日又問可任者中令復上前劄上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以歸它日復問中令乃補所碎劄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史塵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爲博士

八
一
之
二

八
五

余
甫

聞於朝徹去聞見錄

公在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

時議難之

呂原明記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

十一之二

六六

六周

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楠與榱皇祐末召先生爲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政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晦之僑顧子敦臨吳元長致輩分治職事又令孫莘老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先生偃然不顧也強力不倦以卒有立迄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撫不廢先生在學時每公

私試罷掌儀率諸學子會于首善堂合雅
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
之聲徹于外

呂氏家
塾記

呂原明侍講爲薦言頃 仁皇時太學之法
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以爲
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委專掌教
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瑗初爲直講有旨專
掌一學之政文學行義一代高之旣專學
政遂推誠教育多士身率天下之士不遠
萬里來就師之方是時游太學者端爲道

八十一之三

八十七

余厚

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胡亦甄
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
之以勸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
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
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
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
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
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
臣徃徃胡之徒也

李薦
記

客有話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

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僕宥所齎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閉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

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

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鷹記

君在丹州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土人爲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鄣廝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得以資其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觀君之所爲不以異己翕然稱之

墓誌

安定授監某處作院既之官三日從容與老

吏言製作利害以誠告曰器不精良由百
工皆督以程課趣赴期會每苟簡於事備
數而已今欲革此敝莫若使工各盡其能
竭其力每事必求精緻仍不使之懈墮然
後計其成而定以日力名數可也安定從
其說工吏欣然赴功樂事兵器堅利大非
前日比矣至今爲作院法也此事關注聞
之龜山

言行錄

侍講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
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先子年弱

六十一之二

九

全圖

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億茶湯并有遺
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
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
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

執婦道

曾孫滌所記

十之三

泰山孫先生

先生名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用范仲淹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通英閣祇候說書坐事貶監虔州稅後通判陵州未行留爲直講卒年六十六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曾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

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

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歐陽公撰墓誌○又

澠水燕談云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飮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召為直講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

八十三

三

江陵

說異先儒罷之及病樞密使韓公言於朝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

墓誌○按論罷孫公

者揚安國也

先生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先生而教養諸生過之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為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

身

邵氏後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
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
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
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
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
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
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
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
學不捨晝夜行復脩謹文正甚愛之明年
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

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
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東軒
筆錄

十之四

徂徠石先生

先生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侍父遠官爲嘉州判官丁外內艱服除入爲國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未至卒年四十一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

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倦遊錄

徂徠石守道常語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師孔子大聖人也猶學禮於老聃學官於邠子學琴於師襄矧其下者乎後世恥於求師學者之大蔽也乃爲師說以喻學者是時孫明復先生居太山之陽道純德備

深於春秋守道率張洞北面而師之訪問
講解日夕不怠明復行則從升降拜起則
執杖屨以待二人者久為魯人所高因二
人而明復之道愈尊於是學者始知有師
弟子之禮

滎水
燕談

先生丁父憂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五
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及為
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太學由此益盛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
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

六十一十四

八二

李幸

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
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眾賢之進如茅
斯拔大莠之去如距斯脫眾賢謂衍等大
莠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
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滎水

燕談云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高又曰琦器魁
樞豈視居棟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為宋名
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
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
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

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

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

孟軻矣

歐陽公撰墓誌

先生為文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

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
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墓誌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
始唱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
其有揚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石介
守道深疾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二
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
學不敢爲揚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陽

公蘇公復主揚大年

呂氏家塾記

石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

古

八

書

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
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
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
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
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
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
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
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
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
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

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函肆棺殮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

長者

東軒筆錄○又云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

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暴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暴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

張安道雅不喜石介謂狂謫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姦邪一日謁曾祖至祖

一六四

五

五

父書室中案上見介書曰吾弟何為與此狂生遊又問黃景微何在聞前日狂生以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喫了羊着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為非其略之內相為名臣子容為賢子天下屬望所繫非輕豈可以辭位為廉

張見者此書也

蘇氏談訓

歐陽公銘先生之墓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

兮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
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
乎柝旌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
毀其何傷

十之五

老蘇先生

先生名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士嘗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至和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韓忠獻公復薦之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簿詔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脩太常因革禮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寺丞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

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戚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

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

別之

歐陽撰墓誌

嘉祐中僕領益部得蘇君所著權書衡論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一見大稱嘆目爲荀卿子獻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一變稱爲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初作昭陵禮廢

六十五

二

宋書

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爲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

張安道撰墓表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旣沒三年

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墓表○辨姦略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

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既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志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

十一十五

三

業新

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

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脩英宗實

錄謂蘇明允為戰國縱橫之學云

邵氏聞見後錄

因論蘇明允衡書權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

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

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

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

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

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

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才以用兵為事

日相搔擾何時見天下息肩時節以仁
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
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
虛名而受實敝乎亦必有道矣

龜山語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